



天绿树湖泊景色,心里默默和巴黎说着再见。那个时候,充满了更多对将要亲密接触的南特的期待和略微惶恐。巴黎这个过客,并没有让我一见钟情。我只在巴黎做了一晚光怪陆离的梦。自此以为要很久才会再想起这个城市逛逛看看,对大部分人心心念念的巴黎并没有太大的感觉。

第三,在生日那天到了巴黎。那次,

第二次，途经巴黎去德国。在等转车的几个小时里，可以选择一个景点，毫不犹豫的我们去搭乘地铁，选择了去看埃菲尔铁塔。仅仅一两个小时近距离接触巴黎的地标，之后就离开去新的目的地。第一眼，我就被它惊艳了，也不能免俗地在这个地标下拍摄了许多影像。之后想起了罗兰·巴尔在《埃菲尔铁塔》中的描述：“作为目光、物体和象征，铁塔成为人类赋予它的全部想象，而此想象全体，又始终在无限伸延之中。”这本书讲述了铁塔建成前后的传奇性历史，他的表达相当新奇有趣，书中对埃菲尔铁塔现代化的空间和巴黎丰富的历史相互穿插，彼此交错印证了时间的痕迹。

我走进了香榭丽舍大街，住在了凯旋门附近，而后几天匆匆忙忙拜访了几个公司和机构，那是一部别样的旅程。而对我这样一个永远对外部世界保持着好奇心的人来说，那真是奇趣不断的巴黎之旅，仿佛打开了一扇新世界的门。那时候的埃菲尔，是雨夜依旧明媚耀眼的存在；那时候的埃菲尔，是从某知名公司玻璃窗外看出那样的子然独立。

埃菲尔铁塔是多面的，描述不清的。我想任何时候，它都是一个沉默的存在，却被人们赋予建筑之外更多的想象。你眼中的铁塔是浪漫的，那更是浪漫的，你眼中的铁塔是奇异的，那就是奇异的。

然而直到此刻，我依旧不明白，巴黎到

我对那些深涩的、精悍独特的符号学译解的表达记不住太多，却清晰记着一个小故事。巴尔说莫泊桑总是喜欢到埃菲尔铁塔上去用餐，不为什么，只是因为这里是巴黎唯一看不见埃菲尔铁塔的地方。这样一个略带黑色幽默的小段子，足以说明埃菲尔曾经多遭人待见。特别是埃菲尔铁塔初建的时候，名流们联名抗议，认为这是一个粗鲁庸俗的形象，拒不接受，而今埃菲尔铁塔却成为了巴黎的标志。罗兰·巴尔还说到世间的物件，比如照相机和建筑，都是单纯出于看或者被看的目的性，唯有铁塔是兼具两



叶 娇



金文

小篆

现代诗人顾城的名诗“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不仅给我们展现出令人窒息的时代下，一代人对光明的向往，也揭示出国人对黑的至为熟悉。确实，人生近一半时间生活在漫漫黑夜中，而我们中国人又是黑眼睛、黑头发，自然对黑有着特殊的情感。因此，“黑”字出现很早，出土的殷商器皿上常见其踪影。它是一个典型的会意字，上面像燃着火的灶台，上面是方形的烟囱，中间的那些小点则表示飞扬的烟灰，合在一起，明确表达出“火所熏之色也”的意思（《说文解字》），即烟火熏后留下的黑漆漆颜色。

相较于青、赤、黄、白，黑色并不醒目，但从春秋战国时的秦国，一直到一统天下的秦王朝却极为崇尚黑色。据古书上说，秦国统治者认为自己是水德，而在五行中对应的颜色是黑色，于是，整个秦王朝都崇尚黑色，衣服旗帜皆为黑色。更规定平民必须以黑巾裹头，由此产生出“黔首”一词，意即黑巾包裹的脑袋，借以代称老百姓。黔首，又谓黎首，因“黎”亦具“黑”义，所以古代老百姓又称“黎元”“黎氓”“黎庶”，“黎民”一词至今仍在使

秦以后，历代颜色崇尚不一，但唯独戴在头上的“冠”，无论是汉代的各式冠帽、魏晋时的漆纱笼冠，还是唐宋的幞头，似乎都对黑色青睐有加。现今我们用以比喻官位的“乌纱帽”，原本是民间常见的一种便帽，黑纱制成，后来慢慢成为官服，明朝以后，则正式成为做官为宦的代名词。乌纱帽成为官帽之后，老百姓自然不能再戴了，因此“丢掉乌纱帽”也就意味着削职为民。古人崇尚黑色，或以黑色为冠服，大概是因为黑色显得较为庄重、典雅吧！即便在现代，一些严肃正式的场合，往往男子着黑西装，女子着黑色礼服，用以象征高贵、稳重。

出于对黑的熟悉，从古到今与黑同义的词真不少，除了乌鸦的“乌”，天地玄黄中的“玄”，不分青红皂白中的“皂”，满头青丝中的“青”，还有鲁迅小诗“月光如水照缙衣”里的“缙”。更有大量以“黑”为偏旁的近义词，如“黑”字下面加个“土”，就成了“墨”，常引伸为黑色；又如“黛”，古代女子用以画眉的颜料，是一种青黑色；还如“黥”，是古代在脸上刺字并涂墨的一种酷刑；还有“黜”“黯”“黻”“黷”“黧”“黦”“黉”“黠”“黤”“黮”“黯”……都表黑色之义。

如此壮观的“黑”色家族,不禁令人想起那位堪称黑色之最、人人皆知的历史人物——黑脸包公。生活中,时常可听到调侃包公的笑话,令人忍俊不禁。如包大人晚上办案太累,早朝的时候一不睡觉不醒着,醒过来时模模糊糊看到宋仁宗和众百官像无头苍蝇一样找东西。包拯很是奇怪,问:“皇上,你们这是在干嘛?”宋仁宗如释重负:“爱卿,原来你在这啊!总算是找到你了……”不过翻看《宋史》,并无包拯奇特征色的描述。他合包老家“包公祠”里的塑像也不是黑脸,而是相貌清秀,白面长须,就连故宫博物院中所藏古画摹本,所绘的包拯也是白白净净的一张脸。我们熟悉的包大人可一点也不黑,反而是白净面皮,那为何后人眼里的包拯却是黑皮肤,额头有月牙的形象呢?原来,黑色和铁的颜色相似,所以这黑脸有月并非简单的黑色,而是刚正不阿、铁面无私的象征。戏剧脸谱中往往用黑色脸谱象征人物的公正无私或憨直的性格,就是这一文化习俗的反映。

说到这里，不禁又联想到黑帮、黑手党、黑市、黑钱、黑车等词，这些词中的黑更已不是纯粹的色彩，而是表达出一种见不得人的意味。这与黑的反义词——白密切相关。白的光明义，使与之相对的黑，愈显幽暗无光，只得屈居于隐秘、黑暗、非法的处境，给人以阴险、毒辣和恐怖的感觉，象征着邪恶和反动。如阴险狠毒的人是“黑心肠”，不可告人的丑恶内情是“黑幕”，球场上不公正的裁判叫“黑哨”，反动集团的成员是“黑帮分子”，与统治者持不同政见者的名单叫“黑名单”，干盗匪行径的叫“走黑道”，杀人越货、干不法勾当的客棧叫“黑店”，违禁货物叫“黑货”，违禁货物交易的场所称“黑市”，利用非法手段得来的钱叫“黑钱”，有组织犯罪并以实施某一犯罪目的而形成的帮派、集团或组织则是典型的“黑社会”。

然而黑七月、黑色幽默等词中的黑却没有隐秘、邪恶的特点,表达的则是一种无奈和忧愁。这又与五行之说有关了,黑与北相配,季节上属冬。古人认为秋收冬藏,万物凋谢,生命接近尾声,带给人的是悲叹和哀伤,所以黑就与死亡连在了一起,成为哀悼的颜色。时至今日,国人仍有穿黑衣或臂挽黑纱参加葬礼的习俗,以表达对死去亲人的哀悼和敬意。加之,水阴主刑杀,传说阴森可怕的“阴曹地府”就处在这极北之地,年年不见天日,由此,在古人的眼里,黑是北方色、冬之色,幽暗阴寒之色。黑色的日子,自然就是凄惨、悲伤、忧愁的日子。几年前的中国高考在每年的七月,常常是几家欢乐几家愁,具有残酷的竞争性,因此就名之为“黑七月”;而传自西方的那种含着泪水微笑,用喜剧形式表现悲剧内容的方式自然也被称为“黑色幽默”。

中西方的色彩文化差异巨大,但唯独这个“黑”却颇有接轨世界的意思,在隐秘、悲哀等文化蕴含中表现出惊人的一致。

☐ 北纬 30 度

对不起,我终于要开始说巴黎了。

巴黎这道“盛宴”，迟迟没有开动，是因为真的不忍触及。我没有犯文艺病，也没有其他各种“毛病”，不需要一杯红酒配甜点来徐徐讲述那香街的奢华魅惑，不需要再讲述那个逃离到极致的巴黎。其实目前为止，巴黎给我的感受还是一个向往已久却一直没有办法好好探究的梦想之地。

人人都知道,巴黎是一座独具魅力的城市,我也不愿再重复自己观巴黎风景后那些廉价浅薄的感受。之前我并不赞同“巴黎比欧洲大多数城市都值得细品,比它们都有韵味”的观点,因为所听非所得,我不信。很多人都告诉我,如果在欧洲只能选择一个城市逛的话,那必然是巴黎。我亦不以为然。久居巴黎的一个朋友说,你在外省才算像是在真正的法国,在巴黎太像生活在国内了,因为那里太多中国人,各种中国美食。我还是不解。

来来回回,我已经和巴黎有过三次交集。我长居的城市不是巴黎,然而,身在法国,又怎躲得过巴黎这个城市无所不在的辐射影响。

初次抵达巴黎，正值深夜，疲惫和困倦共存，带着憧憬入眠。第二天一早，匆匆赶往南特，一路看到的是晴天下飞驰而过的蓝



□卖肉包的妈妈

很多时候,家长都把“大让小”作为一种美德推崇着,都想把孩子教成一个懂得谦让的好孩子。但是这种谦让,应该是一种良性的互动,要“让”得心甘情愿,“受”得心存感激,而不是“让”得忍气吞声,“受”得理所当然。这样的道理,我也是在包子与人争执的过程中,才学会的。

尽管这趟游玩并未戛然而止,但之后包子一直闷闷不乐。不管金钱再怎么逗他,给他玩具玩,给他樱桃吃,包子都一个转身,说一句“哼,我生气了”,便傲娇地走了。看到那样的场景,我有些乐了,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包子如此清楚地表达出自己的不开心。但笑完之后,我又觉得,自己的行为真的伤害到了包

前段时间,我和闺蜜一起带着各自的小孩去儿童游乐场玩。两个年龄相差5个月的孩子相处时难免会有些小摩擦,而我总会告诉包子,“你是哥哥,你应该让让妹妹”。虽然包子心有不甘,但也算是退让了几回。可就在玩沙子时,两人因为一个塑料漏斗又“吵”了起来。“这个是我先拿到的!”包子有些生气地说。这次我的那句劝导貌似不管用了。包子不肯退让,比她小5个月的金金则开始哭闹起来。

子,我好像一直站在金金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要求包子让步,而忽略了他的感受。

那天下午,送包子去学乐高后,我便和菲菲老师聊了几句,把上午的事告诉了她。“其实,我觉得你这样做,也是不对的。现在是孩子秩序感形成的敏感时期,我们大人都知道排队、知道要先来后到,这样的秩序感对孩子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个玩具明明是包子先拿到的,那么就应该他先

“包子，你看这个漏斗不是你的，这是大家都可以玩的玩具，你不可以自己独占的。”“包子，我们跟妹妹轮流玩，一人玩一会儿好不好？”我在一旁尴尬地劝说了好一会儿，包子都无动于衷，直到我表示，要跟他一起玩时，包子才把手中的漏斗递给我。而我一转身，便把漏斗递给了正在哇哇大哭的千金。那一瞬间，千金立刻停止了哭泣，而包子一看我的“叛变”，便不高兴了，嘟着嘴，红了眼眶，抱着我一直喊着要回家。

尽管这趟游玩并未戛然而止,但之后包子一直闷闷不乐。不管金金再怎么逗他,给他玩具玩,给他樱桃吃,包子都一个转身,说一句“哼,我生气了”,便傲娇地走了。看到那样的场景,我有些乐了,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包子如此清楚地表达出自己的不开心。但笑完之后,我又觉得,自己的行为真的伤害到了包子,我好像一直站在金金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要求包子让步,而忽略了他的感受。

那天下午，送包子去学乐高后，我便和菲菲老师聊了几句，把上午的事告诉了她。“其实，我觉得你这样做，也是不对的。现在在孩子秩序感形成的敏感时期，我们大人都知道排队、知道要先来后到，这样的秩序感对孩子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个玩具明明是包子先拿到的，那么就应该让他先玩。当然，你可以劝说他，让他和小朋友一起分享。但如果他拒绝，你就不能强行要求他把玩具让出来。”菲菲老师非常细心地向我解释起孩子的想法。

我碍于大人的面子，愚蠢而又盲目地按照“大的应该让着小的”的所谓常理，半逼半哄着让包子让出了心爱的东西，根本就没有顾及到一个小孩子内心的挣扎，也没有遵循先来到后的公平原则。回过头想想，这样的忍让其实对两个孩子都没有起到正面的引导。